

The Plum Blossom Is at Home

上

腊梅还在  
门口



董汉松——著

# 臘梅還在門口·上

董漢松 著



---

序

1

---

---

妈妈的手

15

---

---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63

---

---

前言

11

---

---

他山

111

---

---

诗文书法

269

---

目录

序

## 序一

### 只有岁月永远年轻

成南

#### 1

青山会老，绿水会枯，只有岁月永远年轻，在挥手或回首的这一瞬间，我的眼睛开始湿润，再一次看见湖蓝色的旗帜迎风招展，耳边传来得得的马蹄声，听到一面羚鼓又一次击打。

本来以为什么都忘了，本来真的什么都忘了，这么多年以后，30多年后，这个无眠的夜晚，黄昏连接黎明，寒蛩声声低唱，月光零零星星砸到窗户上，让人时不时猛然激灵，天有点冷了。盯着计算机上这本厚重的书稿，汉松的诗文我以前大都看过，现在重读，清醒了其实一直萦怀于心的那些梦和故事。

#### 2

那是30年前，我们有一个“荒原草”诗社，我们自费印刷了一本没有书号的诗集，“窗外 窗内 我们”。“一面羚鼓，一支洞箫，一片摇曳的烛光。”那是汉松，是他的世界。

他给自己设定好了旗手的角色，摇旗呐喊，跨过我们曾经南辕北辙、朦胧飘渺、痛苦万状的那些日子，穿梭在不需要呐喊的这个物质丰腴贫穷处处时代，一路高歌，豪情万丈。

如今，在零星星的清晰与熙熙攘攘的物流的反差之下，他的声音仍然激越嘹亮，他的文字仍然一泻千里，他的心，年轻清明如初。他读了那么多书，科学的，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林林总总，他与书共鸣，有感而发，扞天地而审视他人与自己，悠长幽远，掩卷不逝，他自己称之为人间情怀。他用人的精核击打自己，情怀品致寒光如水，临照山川河流，也击打我们，击打读他作品的人。他鞭辟自己演绎理想，寂静清明，高视阔步，奔尘绝逸，凌风抱月，年轻的心一直在路上，在跋涉。

历经风云动荡而九死不悔的那些社会精英，承载着中国厚重的历史。“他是一本天书，让人仰之弥高，不弃不离，若即若离；他是一声天籁，诱导你，击打你，打击你。他是一面玲鼓，对多行不义的人类，因此心存希望。他总是诚惶诚恐，一瓣心香，他是上善若水。他是人的尺度，思想的灯塔，人类的标杆。”

汉松的概念，这个“他”不代表任何个人，不可能是任何个人，而是人的厚度和高度，人的标度，所有的人凝练起来的阳春白雪玉树临风，是这样一种品致，照亮我们的心理，清洁心的暗角。我们关注世界，审视自己。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明枪暗箭，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把自己逼得非常尴尬近于不堪重负，物质享受五光十色，世界各地枪声不断，昏昏晃晃霉菌病毒不很干净，零零星星的清晰忍看熙熙攘攘的物流，见证今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处处大道流蝇，思想于是落花流水，如果再放弃希望，我们还有活着的理由吗？汉松说：“不可以放弃希望，人的标杆不可以倒下，人众的灯塔不可以灰暗无光。”

有这样的执着，孤美，凄美，九死不悔，有这样的高阳丽日，壮美，绝美，玉树临风，还奢望什么呢？还敢奢望什么呢？

## 4

汉松不光严肃冷峻，他会调侃自己，让你忍俊不禁但立马就肃静起来了。汉松不光讲“过五关斩六将”，也讲“走麦城”，讲他出国的狼狈经历，嘲笑自己也打趣别人，“克林顿叫比尔，小布什叫乔治，戈尔巴乔夫叫米哈伊尔，他夫人叫赖莎”。现如今我们搞产业搞科研搞经济建设，披肝沥胆，很好，但是累死人；“术业有专攻，悟道分先后，一个萝卜一个坑”。全身心敬业、孜孜不倦者叫愚人；有了困惑才翻书叫被动学习，属于人等的上也次也之下的再次也，汉松就称自己是愚人加三等；研究生搞科研写论文不利索，人还不懂事，汉松说好整鼓青盖；他与夫人叫板一般占不了上风，他说是“胜败兵家常事，善谋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夫惟无争，无能无争”。不一而足。老兄你的幽默劲俯拾皆是。汉松写他夫人那一节，用的题目是“有战有和”，特逗。

## 5

汉松眼中的风景令人心动，梦回神萦。

他用高山流水写美丽，花草与人。“美丽天衣无缝。看到映山红，从月亮那走来，光临窗纱，生命的声音势如破竹，留下，走了，在穷乡僻壤和绵延大山。洛水是不

存在的，但是水到处都有，而且旁边环绕色色的花，在春暖花开的三月，像雪，是三月的郁金香，是郁金香得道以后的灵魂。像无声的风一点点移过来，像静静的溪流过来，像无色的云飘来，像午后的影子照过来，像夏天的雪花落下来，一位修女走过来。”

神来之笔，仿佛信手拈来，不着一痕迹！

汉松心中的岁月像首歌。“冰为水先，雪为冰魂，冬去了，春来了，梅英疏淡，冰澌溶泄，菩提的叶影撒满心思，暗随流水到天涯，能听到水和平原在缓缓走动，川流不息，川原无际。能听到气质怎样走入内心深处，真情如水淑子如仪，草青青而入云，水洒洒以泽川。”

岁月在汉松的笔下全都鲜活起来，日子充盈着诗意！

汉松看见的蓝天白云，“那是风情的太极无极。大雨洗出来的蓝天白云，那样的苍苍天色，那样高远的天籁，很贴近、很飘渺、很贴近，你顺水顺舟或者幸福的时候，它是你随意的意象，很苦的时候，你想它，它是高山流水，孤独的时候，你想它，它是昨夜西风凋碧树，无助或无望的时候，你想它，它是嵇康弹绝了的那首广陵散，绝处逢生或者绝望到天人合一了，蓝天白云就是你的导师，万里长空、一朝风月。”

汉松的落子，如行云流水，飘逸灵动！

## 6

朋友，你们都好吗？陈修定，叶飘或殷勇，风信子或邱丽萍，阿信或黄文信，顾勤，你们都好吗？你们还写诗吗？还有荣革，王荣革，你在哪里？你会看到汉松的书吗？看到“荒原草和王荣革”，你还能认出你自己吗？你不打算回来吗？你愿意回来吗？你还能回来吗？人生是可以诉说的，杂色，苍天白狗，譬如朝露，出列，那很容易，我们有权利放弃吗？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汉松的诗文，让我们一起的岁月又丰盈起来、清晰起来、也明亮温暖起来。

## 7

现在，那支洞箫吹奏青春之歌，摇曳的烛光召唤一轮新的红日，阳春拂面，我们的孩子进入我们的诗行，畅响我们的大歌，清新，细水涓涓，但是厚实甚至沉重。君子的笔触，太早地老练了，让我们长辈心疼。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高高的石墙，刻着死难者的名字，

很多都仅有小六子之类的外号。大概这样一个名字刻上去，就能代表很多很多。因为那面墙，哪里写得下 30 多万个名字？其实不过形式一下罢了，刻下的名字改变不了当时无力茫然麻木痛苦死去的事实。更多只是让我们这些后来的，仍能过着妩媚生活的人们记住：还有万人坑、白骨，一具挨着一具，被编了号，红色是小孩，黄色是老人。号码和名字一样，没有人真正在乎。还有多少具没有挖出的尸体，遍布南京。”有泪水，但更多的是思考。

“这类地方该是烟雾斜横，人语唏嘘，走路说话都要小心的，好像孔子就在头顶上看着。而这夫子庙，却是这番情景。除了门口的牌坊的庙宇的外形还庄重着，剩下的、其余的，即使是传统的，也热闹着、妩媚着、俏皮着。”

君子说：“这就是南京，妩媚地生活，却能记得自己的历史。容易记住的，不容易记住的。这就是现代南京的古气。”

整个中国，大抵也是如此吧。

## 8

中国曾经的灾难深重，中华民族流血的历史，70 年前南京的被屠戮，那仅仅是一个缩影，“这里的尸骨，只是告诉我们：假如再有一次屠杀，不要软弱听命地倒下！”

“民族质量不会自生，但会自灭，如果我们不去打造、不培育，不以有限的人生凝练有质量的生命，不以有质量的生命和人群守望、丰富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民族质量，如果我们不想为此而努力奋斗的话，我们对不起祖先，我们不配中华儿女的称谓，我们会有危险，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样的 A 字，说不定哪一天会挂到北京上海南京天津香港澳门大寨大庆华西村，会挂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一个人的姿势，首先看他如何站立。就是这样。立场是第一位的，对于人，这是不可以讨论的。道理跟种族姓氏是一样的，从上祖传到父亲，再到我们自己，再到子子孙孙。种性与血性，那是民族的核，民族的根本，民族的生命之渊，源远流长，需要代代生长，代代相传。道理跟种族姓氏是一样的，从上祖传到父亲，再到我们自己，再到子子孙孙。”

汉松的忧患意识，无时无刻地不在他诗行中，更多的是在他的沉思中！

## 9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君子说：“不必人人谈论政治，人人怀古伤今。因为都城是过去的，现在留下文



化，留下传统，也就够了。”

思想倾向于疏离热闹、喧哗与人众。

“孤独是一种美，在地老天荒之间，是心情的触角，在绿树苔层青山荒域，还是生命的意义，本色和成色。”

汉松，我要告诉你：跟你在一起的，不光是你的女儿、家人、父母、学生，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人。

岁月，曾让我们悲叹或欢欣的岁月，渐行渐远或清晰或朦胧的日子，却让我们在山水之间，在大阳与大野之间，在晨钟与暮鼓之间，抚今或追昔。但那青春靓丽鲜活的一切，那激昂抚琴的吟哦之音，却不曾让我们有半点的疑虑：落子无悔，是的，爱与恨虽已散场，一切已然过去，但爱与恨还在继续！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家园，我们永远的家园，够我们用一生来歌唱的家园，从来都活在我们的每一寸日子里，活在我们的诗句里！

孤独是一种美，如同腊梅。

是的，无论你见或不见，腊梅就在门口；是的，霜花雪月的日子，无论你爱或不爱，腊梅就在门口；是的，春天叶茂冬日孤枝，无论你在雪中弹琴或在雪中知音，腊梅还在门口！

“故事短，人生长。诗文是故事的旗袍，人生的羚鼓。”读完《腊梅还在门口》，太阳出来了。

2015年12月30日星期六于南京

## 序二

### 母亲是佛派来的菩萨

冯炜

2015年11月21日，小雪，我打开邮件先看了一下您对插图的要求，顿时压力巨大。随后打开《腊梅还在门口》，循着足迹我慢慢走近您，因为带着任务，说实话一开始看得心事重重。改变从《生而有根》开始，文字的魅力渐渐让我作为一名读者一天天静静地读下去而忘记了初衷。

在点滴细碎的往事中，在铭心刻骨的追悔里，您把母亲、父亲、家人、师长、乡亲、朋友和自己，以最真实淳朴，善良宽容，有情有义，忍耐担当的模样领向我们，风尘仆仆，勤劳坚韧。虽命如草芥，泥面汗渍，但正气如虹，如崖如松、让我肃然起敬，感同身受，泪流满面。您的思想深邃文思广阔，下笔铿锵彰显血性骨气，情深时百炼钢成绕指柔，调侃时又令人忍俊不禁。一个章节又一个章节，如湍急而曲折的小河，蓬勃起舞，一路吸纳奔向壮阔的大海。海阔天空让我领略学者博学广闻通贤达智，啼笑怒骂中我感受深沉博大的家国情怀。

喜欢这样的文字：

“母亲的爱，决定一个人如何站立。”

“母亲的爱，就是我一生最有力的依靠，支持我再难再苦也得站直了别趴下。”

“关于善恶，对于神灵，对于敬畏，不以恶小而为之，对于这样的神性，诚惶诚恐，苍天在上的悟性，自觉，无关老幼，不分贫贱高低，不需要知识，不需要学问，只来自本性，冥冥相随，一瓣心香，正如母亲的寥寥数语，落地生根。”

“国家力量决定公民命运，公民品致凝练国家气场。”

“中国人有始有终，有情有义，有常识有规矩有操守，这叫作天道人心天理良心，叫作厚道。中国人就是这样恪守九死不悔的庄重，面对世界，中国永远。”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庇护公民要像父母爱孩子，锤炼公德责任、人像个人，一直到国家民族体面，而非一味迁就或者待若弃儿。每个公民，珍重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同胞和社会精英，要像珍重自己，这叫拿自己当人看。只有先忠于自己的民族归属，才配称为人。一个人，他属于一个家、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只能是这个阶次，不可以做几何连线。”

“厚道，感恩的心，天理良心，有常识有规矩有操守，有始有终，有情有谊，合情合理合法，有了这些，你的姿势就比较好看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种性与血性，那是民族的核，民族的根本，民族的生命之渊，源远流长，需要代代生长，代代相传，我们的下一代，子孙后代，是我们民族种性与血性的传承人。民族质量不会自生，但会自灭，如果我们不去打造、不培育，不以有限的人生凝练有质量的生命，不以有质量的生命和人群守望、丰富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民族质量，如果我们不想为此而努力奋斗的话，我们对不起祖先，我们不配中华儿女的称谓，我们会有危险，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样的 A 字，说不定哪一天会挂到北京上海南京天津香港澳门大寨大庆华西村，会挂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个没有种性和血性的民族，一打必败。”

读着读着常常会拍案叫绝！读着读着就知道了什么是中华的脊梁；读着读着就懂得了什么叫君子之心坦坦荡荡；读着读着心田就植满了“感恩”“敬畏”“家国”“情义”的种子；读着读着便是春风涤荡胸襟，松涛鼓动思绪。珠玑文章，开卷有益；如交挚友，如遇良师。

书稿关于母亲的回忆，是我看过追忆母亲的文字中最令我心酸垂泪，最让我恭敬沉思的文字。你会看到母亲的脊梁背负着生命的沉重；你会看到母亲在贫穷操劳的日子里那些悲欢喜怒；你会心疼母亲的坚韧，心酸母亲的眼泪；你会听到母亲严苛教子的乡音；你也会感受到母亲深到心底温暖；你还会折服于母亲松崖般的人品人格！孩子，于父亲是血脉，而于母亲却是永远血肉相连的骨肉心肝！人这一生母亲所给予我们如山如海般的恩情，我们何以为报？我们又何以能报？！

看过这样一个神话：婴儿降临人世前，佛与婴儿道别。孩子一直在哭：我害怕，我会变得这么小，什么也不会，多么无助。佛安慰他：我早已安排好一位菩萨引领你去到人间，她会保护你，照顾你，爱你，等你长大了，菩萨也完成了使命，她才能回到我身边。孩子停止哭泣问：菩萨叫什么名字呢？佛微笑说：她的名字叫——妈妈！母亲！您是佛派来的菩萨。

耳畔响起书中那长长的呼唤：妈妈，您苦处立命，您甜处安生……

2016年2月15日星期一 于乌鲁木齐

## 序三

### 朝霞放歌

赵建方

你本是埋头于实验室的学者，但透过你的诗文，我分明看到一位对着朝霞放歌，伴着暮霭徘徊的诗人。你本是一位在分子生物学领域成绩斐然的自然科学家，但《腊梅还在门口》，却传达了一位从大山走出来的学子对社会、民族乃至人类命运深深的思考、声声的追问。我看到了一个探索者不安的灵魂。

你在大学校园中耕耘的同时，又像一位水手，渴望着扬帆远航，渴望着浪的颠簸、风的滋润。都是过了知命之年的人了，心灵却像出笼的小鸟，还在追逐着天空中那片挟风裹雨的云。

我有些不解了：几十年的实验室生活还没有让你成熟老练，你仍然热爱四季的颜色，当看不到时，就用自己的笔去涂；你依然关注八面来风，吹不到时，就赤着脚向外跑。

我有点纳闷了：几十年研究植物病理学，显微镜没能束缚了你的双眼，它睁着时，依然会对着日出日落流泪；它闭着时，依然会做着美丽的梦。

周国平先生曾写道：“据说，一个人如果在十四岁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一定庸俗得可怕，如果在四十岁时仍然是理想主义者，他又未免幼稚可笑……我又相信在理想主义遭耻笑的时代，一个人仍然坚持做理想主义者，就必定不是因为幼稚，而是因为精神上的成熟和自觉。”

多少年了，汉松，难道你还在做着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吗？

汉松，我过去说过，也许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有了你而增添太多的辉煌，我却因为有了你而心灵不再孤独。今天我对你说，《腊梅还在门口》的出版，也许不会在本已寂寞而热闹的文坛上激起多少涟漪，我却因为读了它而感到心灵重重的撞击。《腊梅还在门口》让一个年过半百的书生感到：心，依然在胸膛中跳动；血，依然在血管中流淌；已然如此，故事会动人，人生会厚重。

汉松说得好：“故事短，人生长。诗文是故事的旗袍，人生的铃鼓。这样的人生我们拥有并且品味思量，层层添彩增韵，传之时序，世代永继。我们思考、作文，意义盖在于此。”

2016年1月6日星期三 于德州



前言

请你为我祝福

我出生在沂蒙山区，老家在农村，对农村和农民深有了解，深有感情。受了教育，当了教授和研究生导师，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对科技、教育和人才成长，算局内人。曾在海外工作过，关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他们的文化、教育、思想与行为方式，略有体察。从小倾心国家大事，酷爱文学，上大学以来业余时间研读文史哲，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及当代学者群体的人格行为与社会影响。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师、为人夫，没能面面俱到。主要精力在工作，家务事，女儿君子、一兰的培养教育，几乎全靠妻子操持。对父母常常有心无力，父母生前住在老家，都是姐妹们照料。偶尔作诗、写散文，自责、自省、自勉，或自娱、自恃、自彰，一字百炼，聚沙成塔。

本书收录了反映我 50 多年来所历、所见、所闻、所读、所想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 123 篇、诗 66 首、诗联 9 幅，外加亲友、学生写的相关诗文。书目分八个议题，散文与诗交叉编排，诗单列或切入散文。涉及否定倾向或个人隐私，当事人用了化名。另外，青年时发表过几篇诗文，原稿和报刊都找不到了；本科与硕士学习阶段的文稿，几经搬家，也丢了。那些诗文幼稚，正好用来反观自己，有几篇还受成南、叶飘等诗友夸奖，可惜了。现在见到的诗文一部分来自成南、叶飘和我 1988 年诗集《窗内 窗外 我们》，另一部分是 1997 年以来的电子存稿。由于分身无术，这是我首次集中发表本行以外的文字。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写作目的在于了悟人生，“创造一点美”。借用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不安之书》上的话：“请你读它，那就是为我祈祷；请你爱它，那就是为我祝福；然后忘记它，像今天的太阳忘记昨天的太阳。”

诗文写作时间跨度超过 30 年，有幸承蒙亲友、学生、同事、领导数百人先后给予帮助。

文史专家梁建民教授，社会学者严火其教授，记者、编审王一娟女士，同学赵建方教授，高中语文教师、妹妹董秀珍，审阅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建方作序。

画家冯炜女士绘制插画，审阅书稿与插图版式布局，提出修改意见，作序。画家王焯迩女士应邀添插画两幅。

疾病防疫专家王盛良教授，即诗友成南，我所有诗文刚写过不久他就看了，整成书稿后他又审阅多次，批评和建议切中要害，修改尽力。成南号召诗朋文友，对书稿进行了多次讨论，遴选了书名。成南作序，添两首诗，提议使用插画，在封面和八个议题的篇目之下增加主旨文字，修改了多篇散文的标题和层次标题。

环保材料专家罗永平先生，航天科技专家申余才教授，审阅书稿，提出修改意

见，书写诗联，永平题写书名。

诗友叶飘对我上研究生时写的诗文提出修改意见，添一首诗。同事窦道龙教授对部分诗文提出建议，添一散文。

夫人张春玲教授取舍素材，女儿君子、一兰各添散文两篇。我先后指导的大多数研究生、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共 160 多人，对我在不同时间写的诗文提出修改建议，帮助较大的毕业研究生有梁源、刘若雪、田珊、张书萍。关于家乡和父母的往事，堂叔兄弟董汉河大哥、亲叔兄弟董彦新二哥、姐姐董汉爱、姐夫刘连红提供部分素材。博士生李萍与硕士生陈艳娟、宿爱凤，我外甥、大学毕业生张扬，通读书稿，改正错别字。博士生纪洪涛、王浩，硕士生陈晓晨，拍照书法，扫描插画。

学校，教务处，科学研究院，植物保护学院，很多领导和同事给予支持。

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2016年5月7日星期六 于南京



